

界首彩陶的本原文化

高峰

安徽界首彩陶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工艺源于隋唐时期的民窑,流传于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它是古代陶器工艺的继承者,是中原与江淮地区陶文化的典型代表,至今尚保存有较为高超和系统的民间陶器制作工艺。

界首彩陶艺术是我国民间土窑陶艺中颇有代表性的一支,它以极具民俗意味且古朴传神的纹饰风格和形制特点为世人所钟爱。界首彩陶曾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四大彩陶之一,其制作工艺和艺术特征,既蕴含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又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为美术、陶瓷、文物、戏曲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所关注。界首彩陶“土味”十足,一是它是用当地的泥土材料制作,二是它具有浓厚“乡土气息”,从物质到精神都是“土”的。这种“土”的实质就是民族艺术与本土文化的结合。界首彩陶与界首剪纸、年画、手工小刺绣等都是当地民间流传下来的古老艺术。从侧面也反映了我们民族早期生活的状况,凝结着中原人民朴实的情感和审美观念。界首彩陶已被确定为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探讨其本原文化因素可以使我们在一定的文化深度上认识民间艺术形成与发展的规律,从而有助于我们今天的思想观念、艺术实践与文化形态的确立和完善。

一、界首彩陶与民俗文化

位于淮河中游的界首,历来民风淳朴,文化底蕴丰厚。人们用灵巧的双手不断创造着精美的民间艺术。界首彩陶的素材植根于民间,内容多是民风民俗、民间传说、民间戏剧、花鸟虫鱼等,在艺术形式上,界首彩陶的装饰艺术特色既有当地木版年画的线刻表现形式,又吸收了界首剪纸线面结合的特点,具有区域民间艺术的兼容性,艺人们信手刻画,毫无雕凿之匠气。

张道一在论述民间艺术的特征时,指出民间艺术“是同广大人民的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就其主流来说,多带有实用性,既保持着本原文化的特点,又是本元的。虽然有一部分也带有‘纯艺术’的特点。但

仍距其实用性分离不远”(《张道一文集》)。这里不仅强调了民间艺术的实用特征和本原文化特点,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民间艺术与民众生活的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文化艺术的发展总是有其特定的背景,像界首彩陶这样扎根于民间的艺术,更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地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民国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界首成了晋豫皖一带逃亡地主聚集之地,各式各样的戏班子到这里争奇斗艳。界首作为大后方,经济上快速而又畸型地发展,戏剧事业空前繁荣,于是陶工艺人就把人们喜爱的戏剧人物刻画在各类陶器作品上。1949年后,当地集会、庙会、节令、时俗等都或多或少的影响着界首民间彩陶的创作活动。逢会搭戏台唱戏是这里的习俗,方圆十几里的村庄,都有人来赶会,像当地的豫剧、梆子戏、民歌小调等地方戏,都是这里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在农村,老百姓听戏是图个热闹,像《拷红》、《花打朝》、《铡美记》、《辕门斩子》等都是老百姓喜欢的剧目。被誉为“有形不至而艺至之妙趣”的“刀马人”三彩刻花陶的题材正源于这些地方戏武戏的形象。“刀马人”三彩刻花陶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充分体现出民间艺术魅力,是民间文化艺术的瑰宝。正如皮道坚所言:“陶瓷媒介在当代艺术中最具优势的是它的文化身份,以及它和本土文化之间内在而深层次的联系。”(皮道坚《数码时代的本土性文化诉求——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陶艺》)独具特色的皖北民俗文化与地域文化正是界首“刀马人”三彩刻花陶创作的源泉。

二、界首彩陶的吉祥观念

吉祥是一个延绵千年的主题,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吉祥观念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它和民族的心理结构、文化渊源、情感表达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吉祥是中国人希冀祝福的心理意愿和生活追求,它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本原文化中至善至美的本质。

界首彩陶的色彩温和素雅,制作的陶器既满足平民百姓的日常之需,又具有很强的艺术观赏性。如

酒坛、盐罐、菜盘、饭钵、香炉、花瓶之类,造型多是朴拙敦厚、圆腹大肚,不但实用能容,而且还迎合了淮北人民追求圆满吉祥的心理和愿望。象征性的表现手法在界首彩陶中得到广泛运用,大多利用象形、寓意和谐音来达到象征目的。如界首彩陶的造型多以圆形为主,“陶”有“掏”之谐音,“圆”有“团团圆圆”之寓意,二者结合,即为掏个团团圆圆。圆形的陶坛上刻有牡丹、梅花喜鹊、莲花鲤鱼等吉祥如意的纹样,牡丹象征富贵,梅花喜鹊寓示喜上眉梢,莲花鲤鱼则有连年有余之意。一直以来,淮河中游一带盛行嫁娶之时女方必陪嫁一件三彩陶坛的习俗。新媳妇上花轿时,总是怀抱着一个陶瓶,陶与掏、瓶与平是谐音,寓意掏个吉利保平安。这些大众喜闻乐见的形象,体现了新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形象既寄托着她们良好的祝愿与期待,对生命真谛的真实体验,更体现出作者内心世界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正是这些美好的追求和原生态的本原文化把界首人民的生活装扮得丰富多彩。

三、界首彩陶是中国本原文化的传承

中国本原文化是中国独有的文化体系,它具有民族性、地域性文化特征,它们在民俗、民间文化及民间艺术中有丰富的留存,反映了各个时期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而文化艺术的不断丰富,是中国本原文化得以保留下来的根本原因。“在人类的文化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没有发生文化断裂的惟的一个民族,我们可以从六七千年前我们的彩陶文化一直到现在,看出一个延续发展的本原文化传承。”(靳之林《中国的本原文化与本原哲学》)

界首彩陶凝聚了皖西北民间民俗文化的精华,它的稚朴和粗犷凸显了皖西北人敦厚朴实的性格和大拙大巧的审美情趣,反映了这里的人民崇尚自然、追求和谐的心境。界首彩陶正是借助民间艺人的巧手与黄河的泥土,把皖北这个地方的自然、民俗、人心牢牢地融合在一起,并不断地延续下去。生命与繁

衍是一切生物的本能,“生命意识与繁衍意识也是人类的基本文化意识,并由此升华为阴阳相合,化生万物,万物生生不息的中国本原哲学的宇宙观。这种阴阳观与生命观统一的中国本原哲学体系,诞生于六七千年前的中国原始社会,构成中国本原文化宇宙观的核心。人类的遗传靠的是遗传基因的传承,人类各民族文化的传承,靠的也是民族文化基因的传承,即民族本原文化与本原哲学的传承,中国民间美术就体现了这种文化上的传承”(靳之林《中国民间美术》)。界首彩陶艺术正是这种本原文化的传承以及其在艺术形态上的体现。

世上万事万物,无不以阴阳相合的形式而存在着。界首彩陶的民间工艺造型,是以思想、意识、观念、信仰、情趣等无形无象的本原文化为依托,中国本原文化观念通过有形有象的陶器造型得以发展,界首吉祥彩陶的造型属阳,吉祥界首彩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属阴。两者负阴抱阳,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体现,构成了界首彩陶中祈福纳祥的中国本原文化的主题。

界首彩陶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并以其特有的文化风韵,凝民俗文化之精髓与历代艺人智慧之结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刀马人”三彩刻花陶能流传下来,被广大海内外人士喜爱,它的根源就在于中华民族的本原文化,也就是说,是由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所决定的。它是纯粹的民间艺术,也是研究皖北地区农村社会生活文化风貌的珍贵材料。它的文化价值远远超越了陶器艺术本身,界首彩陶的意义,不仅仅因为它们是非“非物质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它所蕴含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魂,是人文艺术的根。界首彩陶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实现方式,维系着民间艺术最本原的文化根基。

(作者单位 安徽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

责任编辑 韦平